道統錄

附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道統錄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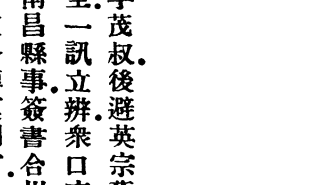
(二)

張伯行著

道統錄卷之下

周濂溪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淳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淳頤。用昌



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爲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

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河間劉立之敘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程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開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拜當受不當受。曰。分已定。不受乃是。（一本作風天小畜卦）

又曰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聞周先生此語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閒見獵者不覺有喜心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荀子不知誠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嘗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楪曰楪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程明道

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雒陽人父珦大中大夫母侯氏封壽安縣君先生祖居中山曾祖希振爲虞部員外郎祖遹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葬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眉目清峻語聲鏗然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釧墮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之往果得釧十

歲。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至學舍。見之稱異。許妻以女。年十五。從大中公命。與弟正叔同受學於周茂叔。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乃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丁酉。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與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同第。戊戌。調京兆府鄠縣主簿。縣令以其年少易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先生曰。此易辨耳。問之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即遣吏取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未藏時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衆皆憚之。莫敢發。獨心懼先生。揚言曰。外人謂我盜官錢。新主簿且發之。吾勢窮。必殺人。先生笑謂之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敢言。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其首每歲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莫敢禁。先生至詰其僧俟復現。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芰舍。無不安便。時盛暑多病。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治役不勞而集。嘗謂人曰。吾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縣。該縣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近府富豪。以厚價買田。而小民以薄稅售之。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矣。會令缺。先生攝邑事。晝法均其稅。其初富者不便。多爲浮言。欲搖止其事。既而莫敢不服。上元劇邑。訟最繁。先生處之不

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請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立發民塞之.堤成.歲以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留爲營處之.歲不下數百人.請於府給募.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以故至者輒死.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自是生者大半.先生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民必有所濟.始至.邑人多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勿爲.自是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若此.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疾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以教子弟.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其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邑始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服儒服者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之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內.無強盜及鬬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則某鄉某人也.問之果然.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詔募粟實邊.轉輸苦道遠.往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糴粟於邊.輸之所.費大省.河東財賦窘.每官所名買物.價翔踊至數十倍.先生度所需者.使富人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家不失倍息.而官所費比常歲什不過二三.庫有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使屢更.無不從者.先是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讐敵.先生盡知民產厚

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之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則遂爲精兵。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常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於此嘗有愧。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熙寧七年。河間劉立之復官晉城。距先生已十踰年。見民有聚衆口而不析異者。問之。則云守程公之化。其誠心感人如此。熙寧二年。呂公著薦爲中允權御史裏行。時先生年三十八歲。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諮訪。比二三見。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議論久。日宦報午。先生求退出庭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所上章疏稿。子弟不得窺見。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因論人才。神宗曰。朕未之見也。先生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再三。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贊歎。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作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時王安石方相。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一語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他日又言於上曰。先聖後聖。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聖人之心也。非傳聖人之心也。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

萬善皆備。欲傳聖人之道。擴充此心焉耳。神宗嘗稱介甫之學。對曰。安石學不是。神宗愕然問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如是。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及此。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如論君道。論王霸。論養賢。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論十事。諸劄子。多所嘉納。其尤極論者。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諸事安石與先生道雖不同。而心服先生忠信。嘗論事不合。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先生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亦不怒。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及先生。曰。此忠信人也。及置條例司。遣人使於四方。先生在遣中。會盛暑。與安石對語。安石子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所言何事。安石曰。新法數爲人阻。乃與程公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安石曰。兒誤矣。先生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自此與先生不合。是時侍從臺諫。多以言新法不便。外補。而司馬光辭樞密不拜。韓琦請解安撫領郡。先生上疏曰。臣近叅上言乞罷豫俵青苗錢利息。及汰知提舉官。未蒙施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議。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施行。幸甚。不報。乃上言大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四方人心日益搖動。臣奉職不肖。望早賜降責。神宗令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先生以言不行。懇求外補。遂改爲京西路提刑。先生疏辭曰。臣學識疏陋。徒有捧日之心。曾無回

天之力。近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恩典過頒。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綱紀自此廢弛。臣雖無狀。敢以死請。投諸荒陬。實所甘分。從之。四年改先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先生出而臺諫一空。時張載按浙東獄還朝。會弟張戩以言得罪。乃謁告西歸。居終南山下。曾問先生以定性之學。先生有書答之。先生之鎮寧時。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任事。而又慮其慢己。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是年八月。河溢澶州。曹村決。先生方救小吳。去曹村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公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爲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正爲今日緩急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莫不感激自效。人皆難之。先生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十二月。朝廷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幷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

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自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既乃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竊矣。何能爲也。果不敢言。五年十二月郊祀。霈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奉親。得罷歸。七年。得監西京竹木務。尋改太常丞。八年。差知扶溝縣事。時年四十四。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赴登對者。自洛至。問顥在彼否。連言佳士。然不能用也。是歲十月。彗星見翼軫。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復求監務。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先生至扶溝。專尙寬厚。以教化爲先。有犯小盜者。先生使自新。後復盜。捕吏及門。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乃自經。扶溝無盜者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能治生產。直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惟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惡。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多先輸納。其逋負而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等。請及第四等。先生方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而神宗是之。畿役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郡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盡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民

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使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淩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訴冤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甚多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粂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抗旨遂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鄰邑民有犯盜而繫扶溝獄適逸去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調其括地官復至謂攝令官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督責甚速數日而事集先生之以調去也邑人詣府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稺數百人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先是扶溝地卑歲有水患先生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嘗曰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豈不有命乎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元豐八年夏五月哲宗嗣位先生監局居鄉幾十年與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化行鄉黨家貧蔬食或不繼而事親養志贍族人必盡其力士之從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神宗崩詔至韓康公子韓宗師問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先生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問曰二公果作相何如先生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

先分黨。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先生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則衣冠之害。猶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語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論此事。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邵伯温、同聞之。後四十年而先生之言驗。嘗曰。介甫性狠。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益堅。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能知變通。及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故新法之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恆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卽位。以時望召先生爲宗正。先生以疾不行。未幾而卒。享年五十四。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葬於河南府城南。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益至。和粹之氣。溢於面目。門人交友。從游數十年。未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雖倉卒不動聲色。慨秦漢以來。聖道湮塞。欲起而振之。進將以覺斯人。退進以明之書。不幸蚤世。未之及也。大中公告老歸家。素淸窶。僦居雒城。先生以祿養族人。衆。救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歡。中外幼孤無託者。皆收養之。撫育誨導。期於成人。嫁娶皆先孤遺而後及己子。食無重肉。衣無兼副。女長過期。至無貲以遣嫁。友朋中貧者。以單縑寒粲。年而志不變。身不屈。皆得先生之身教也。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所著有定性書。闡明聖學之祕。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其微言精論。具在語錄。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而精微之旨。則玩之不能盡也。文潞公採衆論題曰。大宋明道先生之墓。宋賜謚曰純公。

封河南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張氏曰。明道書齋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伊川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眞儒。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如滄海之無際。極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顓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楊龜山曰。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顯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撻了。

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不將天下一人看。龜山曰。固是。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意。先生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

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又曰。明道是大賢以上人作用。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

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幼高朗有大志。年十四。從大中公命。與明道同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聖。賢者反之爲賢。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爲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矣。高自標許。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後游大學。時海陵胡瑗翼之先生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論大奇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太學判呂原明公希哲先生。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嘉定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己任。治平二年。呂申公知蔡州。將行。薦先生於朝。不報。元豐八年。侍郎司馬溫公。尚書呂公著、留守韓公絳、同

薦先生曰。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行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若用斯人俾常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迪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裨之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又謂頤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得則幷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竊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得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也。復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奉命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進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上奏論經筵三事。一言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太后嘉納。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合講官以六三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

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與禮部侍郎胡宗愈、所議不合。宜一切仍舊。極詆先生不宜在朝廷。六月。先生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皆不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時例講讀官以祿薄得兼他職。先生曰。古人以蒲廬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訴訟。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乎。辭不受。時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慕思彌切。請改賀爲慰。從之。及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又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乞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論邇英漸熱。乞就崇政延和殿。又言本朝故事。太宗皇帝、眞宗皇帝、皆命講官殿上坐講。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夫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先生在經筵。每當進上。必齋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講一言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則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又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疑此章無有人君之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畢。乃進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

學。鮮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嘗首肯之。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甚莊。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雖諭以少休。不去。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不敢不自重也。嘗聞上在宮中行漱水避蟻。問有是乎。曰然。先生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楹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一日所講書有容字。帝潛邸嫌名也。中人以黃覆之。講畢。以聞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初內官宮嬪。皆攜筆在後鈔錄講說。後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在職叅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俾戶曹特給。郊廟霈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先生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相與歎曰。眞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翰林學士蘇軾。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會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而司馬相公卒。兩省官欲往弔奠。先生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坐客有難之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蘇子瞻曰。此枉死叔孫通制此禮也。衆皆大笑。遂成隙。又國忌行香。先生令供素饌。子瞻令具食肉。於是或食素。或食肉。子瞻以鄙語戲先生。門人朱公掞、輩衎之。是

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朝廷欲以游酢爲右正言蘇潁濱沮之毀及先生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衆日先生退詣宰臣謂上不御殿知否宰臣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宜獨坐且人君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此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妄忘分偏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仇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生門人賈易朱光庭等亦疏劾蘇子瞻館試策問謗訕而雒蜀之黨遂分胡宗愈顧臨亦連章劾先生不宜在經筵遂罷說書差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在職且上奏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不報三年先生再乞致仕不報五年正月以丁大中公憂去位七年終喪三省奏除先生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蘇子由執政謂先生不肯靖太皇太后入其說不復召先生再辭免御史董敦逸奏先生有怨望輕躁語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先生未拜命以疾乞醫紹聖元年哲宗親政授先生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國子監專主教道辭不就先生再辭不就職紹聖四年先生以黨論歸田里哲宗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先生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送涪州編管河南尹李邦直卽日令都監來逼遣先生方出見之便請行先生欲入內別叔母亦不許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行至龍門邦直差人賫金百兩先生不受及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賫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爲不受先生曰與頤相知卽可受渠與頤不相知豈可受耶門人謝良佐

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輿邪恕之爲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邪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戚氏先生赴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先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不顧而去元符二年先生在涪註周易與門人講學不輟三年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先生自涪州歸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十月復以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吾所欲耳建中靖國元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先生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幷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范致虛又言先生以邪說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先生於是遷居於龍門之南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先生復宣議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詳味卽可見矣又云先生平日用意只在易傳博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大觀元年先生疾革門人往視之先生瞑目而臥門人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

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歿。先生既歿。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能形容其美德者。先生嘗謂張思叔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子厚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知德者尤尊崇之。尹彥明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巾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大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爲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爲也。責不在人主。在人臣當任之耳。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戹。赦得歸。不以爲喜。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以示門人。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雖有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諭之。蓋其潛心已久。未嘗容易下一字。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後。反覆紬繹。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嘗曰。某於易傳。卻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卻用功亦不多也。中庸書卻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

而用之。甲胄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胡安國奏曰。伏見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弟頤。關中有張載。此四人者。道學德行。名於當世。會王安石當路。蔡京得政。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孔孟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侯仲良言。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侍坐。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大中知漢州。宿一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明道言、正叔一生、不看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從幼如是。蓋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涴。而伊川所作行狀。乃不載其事。明道謂青苗法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卻甚校計若此。可謂不同矣。但明道所處。乃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而實中人可企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其寡過矣。先生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立廟祀於北巖。稱爲伊川先生。理宗賜謚曰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程子。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尤尊禮先生。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雒。必先來見。呂榮公兄弟與先生書。必滌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當時禮敬如此。

朱子曰。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他做去。又曰。伊川言心卽理也。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頗撲不破。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功。

或謂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朱子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非伊川可及。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未到。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知其貴。

薛文清曰。程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不從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張橫渠

先生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諱迪。仕神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先生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因家焉。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慶守父命。涪州公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先

生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姚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焉。先生歸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者枭年。乃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在京師。二程先生適至。二程於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屬也。而學詣奥淵。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因渙然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是時先生業已擁皋皮坐京邸中說易矣。聽從者衆。先生謂之曰。向所與諸君說者、皆亂道。今二程深明易理。吾不及也。汝輩可師之。遂撤皋皮輟講。久之而學益明。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第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務。每月吉。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戒。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鄉長受事至。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日命某告某事曾聞否。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知。俗用丕變。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至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渭州軍事判官。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悉咨。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卽命召見。上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

代終苟道也帝方勵精圖治示之曰卿宜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有所獻替時王安石執政更張失統爲舉朝所沮短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孰敢不盡如教人琢玉則人故有不能安石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純公顥時爲御史爭之曰張載經術德義爲人師法近得召對加獎中外翕然而使之按獄非朝廷所以待賢之意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然且讞囚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地僻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所不堪先生處之益安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如聖人而後已初人有未及者先生不輕與人言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將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士人與洛人並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給門人之無資者爨蔬亦供之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近世喪祭無法自期功以下無衰麻之服祭先之禮一同流俗節序燕飲多褻先生期功之喪必治喪殷四時之祭曲盡誠潔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事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親祭事納酒漿皆所以養遜弟就

成德。聞者始疑終信。一變從古。皆先生倡之也。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感。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行而無悔。故識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一毫及之。先生之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異端。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必開其端。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與人交。久而益親。其自得者。窮神化。一天人。繼往古。開來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也。不若曰東西銘。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語之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寖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又嘗謂春秋之爲書。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修舉大例。考究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又慨然有志三代之治。可推行於今。嘗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加於百姓。使各得其所。謂之王道。可乎。又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其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當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里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

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乃知道之終不可行也。郊廟之禮。禮官主之。先生亟欲正之。而終莫之助。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其所著正蒙屬門人曰。此書乃予數年致思之所得。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觸類廣之。將有待於學者。會有疾。告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年五十八。惟一甥在側。囊中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來奔哭之哀。經賻襚始斂。歸殯以葬。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先生恬於進取。乞加贈、詔賜館職半賻。先生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所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先生墓在鄠縣。宋封鄠伯。從祀孔廟。今祀稱先儒張子。

楊龜山致書伊川曰。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其流於兼愛。伊川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說同功。豈墨氏之比。西銘明理一而用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欲人推而行之。卽是用也。

程子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大要近理。若西銘、原道之宗祖也。　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則連天命之謂性都說了。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甚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或問西銘何如。伊川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何如。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大矣。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常多。肯言及治體者。未有如子厚。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多。又曰。學者天資高。則學明道。若不及。且學橫渠。

贊曰。早脫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晦庵

先生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韋齋公之子。朱姓、爲新安婺源最著。世有偉人。韋齋公甫冠。擢進士。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因尉尤溪。報罷。高宗建炎四年。生先生於尤邑之溪南鄭氏宅。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之考亭。先生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公指天示之曰。天也。先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公異之。五歲。示以孝經。一閱。會其意。卽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羣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韋齋公向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知饒州。病亟。屬先生曰。籍溪胡原仲憲、白水劉致中勉之、屏山劉彥冲子翬、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

汝仆從之而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劉彥中教以不遠復先生終身佩服劉致中妻之以女繼事胡先生獨久先生年十四即厲志聖賢之學既博之經史又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書亦必究其旨趣訂其是非紹興十七年貢於鄉十八年舉進士二十年歸婺源省丘墓拜宗族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莅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修己治人之道二十三年夏聞李延平先生學於羅豫章得伊洛之正傳父韋齋公同門友也遂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又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眞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於學宮先生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先生遂以疾辭三十二年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其略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缺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徧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明年六月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厥欺平治之

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然也。末言古聖人制馭胡虜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德業。其任不在邊疆。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先生。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黨議序。三年。往長沙訪張南軒。遂偕登衡岳。先生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疏。言既不行。叅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聖賢經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夫人憂。六年、復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築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及養親辭。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先生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乞褒錄。有旨言先生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東萊訪學。共編次近思錄。送東萊至廣信鵝湖。與江西陸子壽九齡、陸子靜九淵、劉子澄淸之會於鵝湖。先生與之反覆議論。不合。各賦詩。子靜更欲與先生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子壽止之。各歸。先生作晦庵於廬峯之雲谷。孝宗淳熙三年、襲茂良行丞相事。薦先生除祕書郎。先生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再辭益力。卽從其請。改註主武夷山沖佑觀。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閒關貧困。

不以累心。始受命至南康。懇惻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屬邑星子士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申嚴鄰封遏糴之禁。選擇官吏。通商勸分。多所濟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奏乞賜敕額。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配。別立五賢堂。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誘誨不倦。風教大行。又表陶靖節之居。劉屯田之墓。旌孝子熊仁瞻之閭。陸子壽來訪。明年、大旱。詔監司郡守條陳民間利病。先生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病賦重。民間特以爲苦。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離漂蕩之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統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理義之歸。閉絕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閣租稅。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八年、陸子靜來訪先生。請書其兄子壽墓志。先生請子靜同升講席。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子靜講畢。先生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乃復請子靜先生書之。尋以講義刻於石。又謂切中學者深錮之病。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七月。呂東萊卒。先生爲位哭之南康。秩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旋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祕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已艱食。卽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陛下臨御二十年

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未崇。業之未廣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未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或未聞。而諂諛者衆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或責人詳而反躬有未至與。有是數者。足以召災而致異。先生初拜。卽移書他郡。募米商糴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谷。附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戢盜捕蝗。興濬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復上書時宰宜散財以收民心。九年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先生社倉法於諸路。又條奏諸州利病。毀秦檜祠。時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家。得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臺。民訟之者紛然。先生得其奸狀。劾之。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鞫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謂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遂乞奉祠。御史陳賈。又奉時相王淮意。疏是毀道學。以陰詆先生。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先生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治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十三年。易學啓蒙成。孝經刊誤成。十四年。小學書成。復差管南京崇慶宮奉祀。六月。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乃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先生入奏。首言州縣刑獄。不當輕重失宜。次言經制錢、起於宣和用兵。今宜豁除。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無乃燕閑蠖濩之

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與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壅閼此爲人欲耶則敬以克之爲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際用人處事之間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無一毫之私欲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於路者謂正心誠意爲上所不欲聞戒以勿言先生曰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矣時曹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力論之上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乞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先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吏抱印逼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提刑之命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林栗亦坐貶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先生再辭并封事投匭以進言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而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天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時上已有倦勤之意將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書講學修身遠侮

抑私恩、絕神奸、輔皇儲、精選任、振紀綱、節財用、攘夷狄、十事、以爲新政之助。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先生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主管崇福宮。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孝宗亦開懷容納。是時先生已年五十有九。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逼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讀者爲之涕下。然先生之言。皆痛詆大臣近習。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先生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先生再以疾辭。不許。大學中庸章句成。時光宗初政。以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金魚。除江東轉運使。以疾力辭。十一月、金人來問朱先生安在。改知漳州府。再辭。不允。始拜命。紹熙元年之漳州任。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律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會佛廬爲傳經。女不嫁者。私粧爲庵舍以居。先生嚴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訓迪諸生。一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又擇士有行義、知廉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卽學錄趙師虎之爲人。首薦之。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謂經界不行於民。害日滋也。乃訪事宜。擇人物。分擘諸利病甚悉。且悉究丈量諸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遂不果行。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職名。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永康陳亮、以文雄於時。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永康有書來辨難。先生數書往復。極力開論。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使。孟子要略成。又辭廣西經略。復主管南京鴻慶宮。十月。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以疾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

會峒獠擾蜀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湖湘寧息。更建嶽麓書院。與諸生講論。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申省乞歸田里。寧宗卽位。上在潛邸。聞黃裳言朱熹爲天下第一人。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乃首用先生。除煥章閣侍制侍講。辭不許。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立忠節廟。又再辭。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奏事行宮便殿。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温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嘗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以格夫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刻責。嚴飭羽衞。益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不信也。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

臭不具於經訓史册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與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生平所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覃恩轉朝請郎。兼實錄院修撰。進講大學。先生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册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始上之立。丞相趙汝愚、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居中用事。自謂有定策功。先生進對再三言。左右竊柄。意在侂胄。又約吏部待郎彭龜年共攻之。侂胄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年。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先生。臺諫執事亦爭留不可。詔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侂胄又誣丞相趙汝愚不軌。竄永州。丞相既逐。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之惡。因以明趙汝愚之冤。詞旨痛切。門人以爲賈禍。極諫。蔡沈請以筮決。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取稾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不許。先生作竹林精舍。釋奠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司馬、豫章、延平七先生從祀。寧宗慶

元二年轉先生朝奉郎六月侂胄申禁僞學十二月依舊充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時楚辭集註成是時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爭欲以先生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先生於建安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先生十罪葉翥劉德秀復言先生爲僞學之冠乞將語錄除毀門人楊道夫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矣蔡元定竄於舂陵卒先生聞而哀之甚慟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十二月奪修撰官職罷鴻慶宮祠省劄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竹林精舍有以小報書來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先生既去侂胄勢大振善類斥逐無遺鄙夫憸人迎其意峻僞學之禁而正士困辱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懼者密相從問學次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者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未嘗學問知理義也或勸先生謝絕生徒先生笑而不答是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沈俾足成之十二月先生以來歲年七十申建康府申奏致仕五年四月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先生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先生寢疾已未尚爲諸生講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門人蔡沈、葉賀孫等九人在側辛酉改太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公遠來道理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功夫牢固着足有進步處諸生退手書范念德託寫禮書又書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款條目書示子在令收拾遺文次日移寢中堂門人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温公喪禮

何如曰疏略問儀禮乃頷之正坐整衣冠揮婦女諸生揖而退良久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建寧守傅伯壽以弟子禮事先生以先生不薦之有舊憾不以沒聞朝廷故仍以文華殿侍制與致仕恩澤門人治喪一以儀禮從事赴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以哭禁錮雖嚴不避也白先生沒侂胄志氣驕溢排擯善類擅開邊釁幾危社稷生靈塗炭開禧二年侂胄伏誅嘉定元年賜謚先生曰文又明年特贈中大夫寶謨閣學士後以明堂恩叅贈通議大夫門人黃榦爲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缺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化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遠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麤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所著書皆行於世先生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大學論語更定數四以至垂沒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楚辭集註亦晚年所作周禮等書用功尤苦竟未能脫稾生徒問答則後學所裒輯也又曰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一二人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矣。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歷聖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爰采同志之議。又私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二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清獻公。今祀稱先儒朱子。從祀孔廟。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縣九峯山下。子二人埜、在。皆賢。今新安考亭各蔭博士一員。

先生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蓋予有志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薛文清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非得孔子。後世莫知所尊。周程張子之道。非得朱子。後世莫知所統。孔子之後。有大功與道學者。朱子也。

又曰。周子之學。當時無知者。太極圖說通書。傳之程子。程子以其理微。不以語學者。至朱子始發明之。然能因朱子之言。以求周子之學者。亦未易得也。

又曰。濂洛關閩之書。不可一日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不可一日不尊。舍此而他學者。非也。又曰。道至濂洛關閩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何在。

又曰。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之師弟議論著述。乃可成傳註。故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羣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又曰。周程張朱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剔駁出四書來。表章發明。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燦然各爲全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自不得以干正。其功大矣。

道統錄附錄

皐陶

皐陶名庭堅。顓頊高陽氏之後也。生而馬喙。漁於雷澤。佐舜爲士師。造律執中。一振褐而不仁者遠。封於皐。曰皐陶。陳謨於帝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在帝前。歎問其詳。皐陶乃言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思日贊贊以成帝治之功。君臣交儆。帝庸作歌。皐陶賡歌。明良喜起之治興。舜倦勤。命禹總師。禹辭讓皐陶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謂皐陶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五刑。弼五教。民協於中。時乃功。皐陶曰。惟帝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茲用不犯於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受舜禪。命皐陶爲夏篇九成。昭其成功。且授政焉。二歲。皐陶薨。禹封其後於英蓼。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

后稷

后稷姬姓。名棄、字度展。帝嚳之子。后乃有國之稱。稷、其官也。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從祀郊禖。見巨人迹。履之身動。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過者辟不踐。反腓字之。徙置林中。會伐山林。遷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鳥去。呱聲載路。聞者知其非凡也。姜嫄復收之。因名曰棄。生而岐嶷。少

長。好樹藝稼穡之事。堯舉爲農師。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事之傷也。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疇浴上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蘲夷無溼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泠風乎。子能使豪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無之若何。乃制爲教稼之事。一曰任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耘之度。一曰辨土。土有燥溼厚薄。饒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鞏而後之。晦欲廣以平。疇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一曰審時。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災。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堯嘉乃功。封之有邰。是爲后稷。舜咨九官。命棄播時百穀。民知盡力田間。順天時而不愆其候。因地利而不易其宜。猷隴之法。自稷始焉。禹治洪水。稷與益佐之。下民昏墊。未有粒食。禹暨益進鮮食。既而決九川。濬畎澮。禹暨稷播種。進艱食。迨水患悉平。地利既興。山林川澤之資。交易相濟。然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後世之不饑。后稷教稼之力也。至武王有天下。周公制禮。尊稷配天。歌思文之詩。蓋謂天地能生人而不能養人。惟我后稷。參贊化育。粒食蒸民。莫非文德之極。且貽我來牟。以續民需。俾生養周徧。是以無此疆爾界。咸得陳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大哉后稷之爲天下烈矣。其積德垂仁。慶流子孫。卜世三十。卜年八百。稷實開其基云。

詩曰。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實。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又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

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又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又曰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又曰禹稷顏回同道。
又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金仁山曰晉董史云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后稷始也。

契

契帝嚳高辛氏之子商湯始祖也或曰非帝嚳子存疑母曰簡狄有娀氏女春分元鳥至日從帝以太牢祈子於高禖感元鳥之祥而生契史記鄭氏箋詩皆以有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於川見元鳥墜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商頌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言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爲天所命也又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言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摯莘云爾契長而臣堯佐禹治水有功尋爲司徒對於商賜姓子氏及舜卽位使仍舊官申命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卽放勳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也舜嘗命夔典樂教胄子又舉八愷八元使主后土而布五教而一領之以司徒司徒教之長也契承水土既平烝民乃粒之後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如舜愼徽五典心法有不率教則一聽於士師之刑故帝曰皐陶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契與皐陶同寅協恭而教事有成初封國百里迨舜末年益土地爲大國聲教覃敷契著功於唐虞大禹之際百姓以平契卒十四世至湯而有

天下。國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代興。蓋天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聖敬日躋。與天心齊。而以水德王。追述祖功。故稱契爲元王云。余嘗論之。契掌邦教。功不在禹稷下。其後數生聖賢。如相土烈烈。冥爲司空。勤官死事。皆卓卓可紀。而商之賢君。比夏與周又最多。開闢以來。未有性命之說。湯始言降衷恆性。爲萬世道學之祖。若太戊、盤庚、武丁、皆能著書立言。雖至末造。箕子猶陳疇。微子能存宋。弗父何以國讓弟。至孔父嘉別爲公族而受氏。五世之後。篤生聖人。爲萬世師。是舜典二十二人之中。契之敷教。幷非夏周所能及矣。

詩曰。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

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朱子曰。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又曰。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爲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朱子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司徒之教。卽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卽是夔典樂事。

新安陳氏曰。帝王立教。始見於命契敷五教、命夔教胄子二章。朱子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

由設者.正謂此也.

伯益

益名大費.顓帝之裔孫曰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益.素性仁愛.與稷、契、皐陶、伯垂、夔、龍、已爲堯用.至舜咨九官詢虞衡之任.命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欲以參兩間.育萬物.而撙節愛養.以遂其宜也.在朝之臣僉曰.益哉.舜曰.俞.汝作朕虞.其任專矣.益不自安.乃拜手稽首讓於朱、虎、熊、羆.舜曰.俞.往哉汝諧.遂任虞官.因其林藪之宜.制爲取用之節.鳥獸馴服.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及奉舜命.佐禹治水.掌火.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水土既平.禹告成功.帝錫元圭.禹曰.非禹能成.惟大費爲輔.帝曰.咨爾費.贊禹成功.其錫爾皁旂.乃妻以姚姓之玉女.賜姓嬴氏.益贊禹於帝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又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於逸.罔淫於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吁.帝念哉.惟時有苗弗率.禹承帝命徂征.以師臨之.一月.苗頑猶不聽命.益從禹出征.乃贊之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於歷山.號泣於旻天.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蓋謂服之以威.不若化之以德也.禹拜昌言.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禹在位二十有七年.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以天下授益.益避禹之子於箕山.而天下歸啓.啓卽天子位.益歿.歲獻犧牲以祠之.子孫至秦而有天下.

朱子曰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恥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非有取天下之意顧辭讓之發有根於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有據雖巵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權據重天下有歸已之勢能無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舍則固得吾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

伊尹

伊尹名摯黃帝相力牧之後也生於空桑城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湯聞其賢聖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湯使往聘三反乃幡然改以爲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弗若堯舜君民而親見其道之行也遂出而從湯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湯任以國政復進於桀桀不能用尹開夏人飲酒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尹入告於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噬然笑曰吾有天下猶天有日也日亡吾乃亡耳尹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二篇時桀惡益甚諸侯昆吾氏爲亂尹相湯伐昆吾遂伐桀敗桀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湯踐天子位立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曰古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尹對曰三公者通於天道者也九卿者通於地理者也大夫者通於人事者也列士者通於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

參大夫。是爲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湯又問曰。壽可爲耶。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湯乃益勤修德政。以迓天休。壽百歲崩。孫太甲立。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法。顚覆典刑。伊尹曰。予弗狎於不順。營於桐宮。密邇湯墓。以興起其善。已而太甲悔過。處仁遷義。既免喪。伊尹乃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史錄其告戒往復之辭。爲太甲三篇。首言愼乃儉德。中言王懋乃德。末言懋敬厥德。約其旨歸。總欲太甲修德法祖。而思天位之維艱也。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又陳戒於德。作咸有一德篇。王乃益修厥德。保惠庶民。諸侯歸服。百姓以寧。太甲崩。子沃丁立。委任賢臣咎單。「順伊尹所行之事。尹年百有餘歲。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之太牢。親臨喪。以報其德。至太戊時。子伊陟又爲相。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又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又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莘野。若將終身。是一截。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以天下之重自任。又是一截。

又曰。伊尹在莘野。須當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飲食過了。

謝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有莘之野是已。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在是。是所謂隨遇而無入不得。是伊尹所謂見而知之者。

萊朱

萊朱、卽仲虺。一名仲鼈。奚仲之裔也。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至虺爲湯左相。湯放桀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乎。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懿典。奉若天命。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民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惟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於是卽天子位。都於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後有臣扈、祖巳、肩虺之苗裔也。

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胡雲峯曰。舜言精一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建中於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聖學之三達德。孟子之四端。已散見於仲虺之誥。吾是以知萊朱卽仲虺也。

陳新安曰。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之日新。伊尹

之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應爲左相時。誰能與之班乎。

傅說

傅說。傅巖人也。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有澗水壞道。使刑人胥靡築之。說賢而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以供食。武丁嗣位。居喪三年。既免喪。猶弗言。恭默思道。夜忽夢帝賚以良弼。名曰說。次日。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追想夢中繪其象。使人旁求天下。得說於傅巖。見於武丁。與之語。果聖人。以傅巖得之。卽曰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望其納誨之切而命之曰。汝作礪。作舟楫。作霖雨。作酒醴。作和羹。啓心、沃心、等語。說總百官。乃進於王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欲王法天爲治也。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道積厥躬。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欲王學古有獲也。歷陳修治之功。自任進賢之責。開學之說。實自說始。論用人、則曰。官惟其能。惟其賢。論處事、則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論處己、則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論防患窒慾、則曰。惟事事乃其有備。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論宅心、則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高宗資之。望說輔己。舉四海仰德思見化成。以感動之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復舉先正保衡。輔君作聖者。勉其匹休。且告以君臣相遇之難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欲說思艱輔治。而紹乃辟于先王。永綏兆民也。說於是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嗚呼。王以思道之際。得於夢寐。說以開世之英。應其旁求。君臣道合。政修事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明其在我

者而已。

朱子曰。傳說若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雙湖胡氏曰。觀說命之書三篇。最後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家一代家法。自成湯學於伊尹。以洪其源。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矣。

太公望

太公望姜姓、呂氏、名尙、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爲唐虞四岳。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尙其苗裔也。從祖封曰呂尙。窮困年老。居東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周。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佐。遂獵渭濱。至磻溪。見老父坐茅以漁。西伯問曰。叟樂此耶。尙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甚有似也。西伯曰。何謂也。尙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微哉。西伯曰。若何而天下歸之。尙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悅。謂左右曰。得毋是乎。因載以歸。曰。吾先君太公云。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

久矣。號曰太公望。西伯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去何取。何禁何止。望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僞。禁暴亂。止奢侈。故民不盡力。非吾民。士不誠信。非吾士。臣不忠諫。非吾臣。吏不平潔愛民。非吾吏也。相不能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又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庫。西伯於是發倉廩。賑孤獨。以望爲師。望左右西伯。德孚政平。虞芮質成。諸侯來歸。天下三分有二。猶服事殷。西伯薨。武王卽位。號太公望爲師。尙父觀兵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舟楫官名）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居二年。紂惡益甚。十三年正月甲子。王復會諸侯。誓師牧野。伐紂。紂師倒戈攻於後以北。紂反走。登鹿臺自焚。明日。武王立於社。羣公奉明水。康叔封奉粢席。師尙父牽牲。史佚策祝。柴望。大告武成。散財發粟。封墓釋囚。凡所與天下更始者。師尙父之謀居多。諸侯尊武王爲天子。踐位三日。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常者乎。尙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誌在丹書。王欲聞之。齊三日。王端冕。尙父亦端冕。奉書入。負屛而立。尙父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弗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者。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者。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爲諸銘。以自儆。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太公就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人民多歸之。成王時。管蔡作亂。淮夷叛。周王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

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齊由是得專征伐太公薨年百六十歲子丁公呂伋嗣位世爲侯國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召公

召公名奭姬姓周之支族也武王伐紂太公周公召公等皆從紂既誅明日除道修社及紂宮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王既入立於社南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史佚筴祝以數紂罪告武王之受天明命王乃命召公釋箕子囚罷兵西歸封先聖帝王之後大封功臣謀士乃封召公於燕令其長子就封而召公爲太保仍在朝佐武王王威德遠暢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十有四年西旅獻獒召公奭作書戒王語詳書旅獒篇王崩世子誦踐位是爲成王召公常立於右潔廉而切直拂天子之過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傅職篇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樂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卽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召公職之與周公分陝而治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東周公主之周公食采於周故稱周公召公食采於召故稱召公皆岐周畿內地也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作誥以告召公奭爲君奭篇當是時管叔等與

武庚流言於國。王亦疑周公。公乃避居東土。二年秋。天忽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爲代武王死之說。乃出郊親迎公。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太公、召公、命邦人起大木而盡築之。歲大稔。七年。周公歸政於成王。王始親政。初武王欲營雒邑爲東都而未果。成王成其志。命召公先相所居之宅。後命周公營之。二月。召公至雒卜宅。得吉曰卜世三十。歷年七百。乃定九鼎於郟鄏之地。作書告王。而諄諄以疾敬德。顧畏民嗇、祈天永命爲戒。敬不敬之異效。凡三致意焉。至謂不敬厥德。則蚤墜厥命。其辭危如此。成王崩。又受顧命。相康王。至二十有六年。薨。謚曰康公。先是治西方。巡行南國。布文王之政。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營居室。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就黎庶而聽斷於棠樹之下。民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家給人足。至是人思其政。不忍伐棠樹而歌詠之。有蔽芾甘棠之詩。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貊。南錯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爲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西山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纍土而成山。一行失而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新安陳氏曰。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宗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大之基。謹重

如此。以至於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誥以告王。序不言之。何也。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散宜生

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氏。宜生名。初學於太公。及文王爲西伯。乃與太顚、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時崇侯虎譖西伯。紂囚之羑里。宜生、閎夭、竭力周旋。以求解於紂。紂悅。因赦西伯。及紂惡日甚。諸侯去殷。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與虢叔、太顚、閎夭、南宮括、迪西伯彝教。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虢叔死武王亦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周公作君奭以追道文武時事。惟以虢叔等五人爲首稱。而宜生則居其一云。

尙書大傳云。呂尙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

孟子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楊龜山

先生名時。字中立。閩將樂人。中熙寧九年進士。時河南二程子。講學於熙豐之際。學者翕然宗之。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子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程子卒。後又見伊川於洛。先生蓋年四十矣。伊川偶瞑坐。先生與游酢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許。自是杜門不仕

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聲。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當是時。天下多故。或告蔡京宜引舊德老成置左右。庶幾猶可及。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陳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執中道法。又請復祖宗舊政。朝廷方虛內事外。以圖燕雲。先生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先生謂執政曰。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收人心。免夫役。除京城聚斂。東南花石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請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敗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豈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金兵既退。議者欲棄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守。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蹋其後。尙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復抗疏力爭。及李綱罷相。太學生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得召對。欽宗乃以先生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病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安石挾

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倡爲竭天下以自奉之說。及釋梟驚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皆安石階之厲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以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王淵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嘗曰。荊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其實爲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匄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先生生而有異質。幼卽能詩賦。作易中庸解義。禮記解。等書。有集四十二卷行世。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與胡安國往來講論最多。暨渡江。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而紫陽之學。其原委皆出於是。門人如羅從彥、陳好古、蕭穎士、劉勉之、胡寅、李郁、陳彥等。其尤也。先生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蓋南閩理學日盛。實先生爲之倡云。

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

校其簡易率皆如此。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詬罵。果有之否。曰。當時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版。士皆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

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羅豫章

先生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少穎悟。刻志勵行。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龜山先生、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龜山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度一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蠲田走洛。見伊川問之。伊川反覆以告。先生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詣先生。必竟日乃反。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未聞。與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龜山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恢充然自得焉。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歷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

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亂。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晦庵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從祀孔子廟庭。

延平李氏曰。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稍有見識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朱子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延平

先生名侗。字愿中。南劍人。幼穎悟。少長。聞郡人羅豫章。得河洛程子之學於楊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豫章

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頗有非笑者。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退而屏居山田。結茆水竹之間。謝絕世事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爲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觸處洞然。發必中節。故其事親以孝。聞事仲兄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閨門內、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故舊。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然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嘗以黃庭堅稱周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氣象。嘗諷誦之。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又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多此類。先生資稟不凡。尙氣節。而充養精純。無復圭角。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事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

儒釋之邪正分矣。建安朱氏韋齋。與爲同門友。雅推重焉。其後、命子從之游。文公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絶。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然先生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悠然於畎畝之中。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殆庶幾焉。晚以二子友直、信甫、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會閩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先生嘗論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爾。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又論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瀾然處。豈能無失耶。

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朱韋齋公深以爲知言。

謝上蔡

先生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少習舉業。長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號四先生。初先生往扶溝見明道先生。明道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先生受學甚篤。理會事有不透。輒憒悱而頼有泚。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

多。可謂玩物喪志。先生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先生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先生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先生對曰。蔡人赴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先生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建中初。先生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先生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除書局官。忤旨去。監京西竹木場。坐飛語詔獄。褫官。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予初及第時。歲前夢人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與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或問先生色慾。想絕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年來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又問於勢何如。

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做工夫。揀難捨的棄卻。後來漸漸輕。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無健羨底心。大抵先生所爲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窮理。學者宗之。所著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於世。

先生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這是矜字罪過。

朱子曰。某平日所聞先生行事。高遠卓絕。使人興起慄然。

又曰。先生教人。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綱領。

尹和靖

先生名焞、字彥明。洛陽人也。姓尹氏。五世而上。居太原。徙於汝。自汝徙居洛。至先生祖諱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叔祖諱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皆有文集行於世。父諱林。虞部員外郎。母陳氏。先生少孤。奉母以居。年十八。師事伊川程子。舉闈策士。議誅元祐黨。不對而出。告於伊川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以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以祿養。於是先生棄舉子業。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日興。有言者曰。程頤倡爲異端。尹焞、張繹、爲左右。先生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同門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赴。詔褒爲和靖處士。明年。金人陷洛陽。先生妻張氏、與子均、俱遇害。先生死復甦。竄長安山谷間。長安陷。劉豫僭位。思繫天下之望。以禮聘。具供帳。衞從於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渭。匿罥水崎嶇至蜀。展轉蜀道。累年至於涪。紹興五年。以

崇政殿說書召力辭章十數上敕有司加禮敦遣不已六年先生辭官而赴召蜀之學者爲先生立祠於涪七年至九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三十年矣請就斥朝廷恥之於是大臣顯言先生拒劉豫之節學術之正上又思見先生召之愈急禮益至布衣至行在所而病上賜之金帛使大臣存問慰勞病愈就職又除祕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除祕書少監屢乞歸田不允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留經筵進呈所解論語賜緋衣銀魚復被旨解孟子尙書八月除太常少卿尋除左通直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凡十辭皆不允是時秦檜獨相力主和議金使張通古在館浹旬人情洶洶先生病中力疾上疏極諫反覆千言不報又以書切責秦檜檜銜之見文集書疏並先生既衰病上表力陳當去之義九年以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去之平江虎丘十年乞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是冬如紹興其子壻邢純爲浙東安撫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兩載而歿年七十有二上命越制賻之贈官四等賜銀絹三百疋兩給葬事仍遣中使護其喪葬於會稽縣五雲鄉龍瑞宮山之原先生學聖人之學嘗言聖人遺經雖以講解而傳亦以講解而陋又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故其用功汲汲焉以玩味涵養踐履爲實地而持以主敬之一言卒能獨造明誠窮理至命篤實光輝久而益密說者謂先生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知言哉

先生嘗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看到此緊要處

又讀論語到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王時敏問進德之序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嘗以忠信告子張矣。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進論語解。一日。元主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

朱子曰。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

黃勉齋曰。先生之所學。篤於踐行。不爲虛語。未嘗求人之知。人亦莫能窺其所蘊也。又曰。理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膠膠擾擾萬變。日陳乎前。而此心自若也。程門從游之士。皆宏博俊偉。極天下之選。而於先生。頑稱之。其察之審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道統錄

附錄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本書校對者楊靜盦）

振